



企业家成功之路

山东人民出版社

企业家成功之路

郭 荣 光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济南

企业家成功之路

郭 荣 光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费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875印张 101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500

书号10099·1818 定价0.66元

出版说明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镇（原为罗庄公社）虽是沂蒙山区一个偏僻的乡镇，但它却因乡镇企业发展迅速而名闻遐迩，被誉为“沂蒙山区振兴的号角”，成了全省乡镇企业学习的榜样。这个只有四万人口的镇子，仅镇办企业就有二十一家，1984年镇办企业产值达到四千四百万元。1984年12月，这个镇还和港商签订了协议，合资经营一座年产值达两千万元的兔毛纺厂，这是山东省第一家和港商合营的工厂。罗庄镇的成就是罗庄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和鼓舞下，艰苦奋斗取得的；而在镇办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那些被称为“农民企业家”的支书、厂长和经理们是立下了大功的。

本书作者受到罗庄沸腾的建设生活和农民企业家鲜明性格的吸引，深入罗庄，实地采访，用生动的文字，写出了收在本书中的五篇作品，刻画了五位罗庄企业家的感人形象。这些作品记述了农民企业家们为改变家乡和祖国的面貌而走过的曲折道路，表现了他们作为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远大眼光，不达目的誓不休止的顽强精神，以及在摆脱了“左”的束缚之后焕发出来的智慧和才能。这些作品不仅对农民、

对企业家，而且对一切追求事业成功的人都将有所教育和启发。如果有人要问：企业家们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那么，读了这些作品，我们就会得到答案。

目 录

开篇.....	1
企业家成功之路.....	3
沂蒙企业界的新星.....	41
攀登者.....	67
华年在燃烧.....	93
振兴镇办企业的人.....	114
尾声.....	133
附录：罗庄镇镇办企业名录.....	137

开 篇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镇镇委书记李桂祥，应日本东京三家企业的邀请，即将动身赴日本访问、考察了。行前，我见到了他。他依然是那身简朴的行头，两只有神的大眼闪着充满信心的光芒，嘴角上浮现着特别引人注目的刚毅的皱纹。他那张黑黑的圆胖脸，富于表情，流露出乐观的内在气质，给人一个青春焕发的强烈印象。他用明快简洁的语言向我介绍了一些发展镇办企业的新打算后，微笑着说：

“一个基层干部难得带人去国外考察，这是新时期改革之风吹出的新事物！”

“你们镇办企业搞得好，外国人才和你做买卖。我应为你的国外之行祝贺呀！”我不无赞叹地说。

他呵呵地笑了一阵，说：

“1985年，我们罗庄镇的乡镇工业总产值要突破亿元大关，还要做大量艰苦的工作。就是突破这个数，也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新的起点！李桂祥这位有着远大目标的人，从来都是把成绩当做新的起点。听了他这话，我联想起一句著名的格言：“立志是事业的大门，信心是事业的立足点。没有伟大的自信，是注定干不出伟大的事业来的。”罗庄镇，过去是临沂市的后进单位，到1976年人均分配才六十元，贫困

主宰着四万人民的生活。1977年，罗庄党委开始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大胆地向禁区突破。他们扔掉了“以粮为纲”的包袱，不怕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从发展镇办企业入手，奋力发展商品生产。八年过去了，罗庄镇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没用国家投资，凭借苦斗的精神，用滚雪球的方法，在那片瘠薄的土地上建起了二十一家企业，成为沂蒙山区振兴的号角。正是由于罗庄镇党委的领导者们立下了发展企业的大志，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心，才终于建起了人生的丰碑——永存的事业。在发展镇办企业的过程中，罗庄土生土长的李桂祥和前任书记李荣强，以及一大批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新型企业家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献身四化建设事业的人是值得歌颂的。他们成功的奥秘，他们的生活，思想，情趣和烦恼，许多读者是会感到兴趣的；而他们奋斗的历史，将使许多企求有所作为的人受到启发。

在送走李桂祥之后，我立即继续挥笔书写《企业家成功之路》这本报告文学集，把它献给亲爱的读者。

企业家成功之路

1984年12月21日。济南市南郊宾馆。

一项由山东内地和香港客商合资经营的大型现代化毛纺厂的签字仪式，马上就要举行了。

摄像机的镜头冷静地注视着摆满了鲜花的宾馆大厅，等待着那一时刻……

在色彩斑斓的具有东方古典风格的飞天壁画前面，有着稳健凝重气派的香港企业家曹光彪先生，注意地看着那个向他走过来的沂蒙山人。那人步伐坚定，嘴角上浮现出两道自信的笑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热切机敏地顾盼着，显示出一副热情、刚毅和乐观的气质。他走上前来，礼貌地伸出了手：

“您好，曹先生。”

曹光彪先生似乎感觉自己握着一块钢铁。

那是一双攥过锄把子的农民的手，

一双挥动过鹤嘴镐的矿工的手，

一双握过半自动步枪的民兵的手，

一双沂蒙山人的手。

这就是山东省临沂市罗庄镇镇委书记李桂祥的手。

沂蒙山，你有着无数动人的传说，曾给予了贫苦山民们多少希冀和慰藉，但曾几何时，这些古老美丽的传说却在崩

新的现实面前失去了迷人的色彩。

时间往回推移了八年。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两个土小子睡在草棚里

做开了企业家的梦

世界著名的“松下热海会议”，是在日本热海金碧辉煌的新富士星饭店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赫赫有名的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先生针对公司存在的弊端，英明地开出了“松下处方”。这一决策，力挽狂澜，把松下电器产业公司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使松下公司在与电器行业激烈的角逐中，遥遥领先，称誉世界。

然而，振兴罗庄镇社办企业的决策，却是由两个土小子，运筹于一间被暴风雪摇撼着的茅草棚之中……

那是1977年的一个冬夜，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向罗庄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袭来。呼呼的西北风卷着滚滚的雪浪，拼命地抽打着村北那条长长的荒坡。座落在坡顶上的那间茅草棚在风雪中战栗着，随时都有被掀翻的危险。

夜，一任风雪的肆虐，仿佛已经死去，可就在这时，从那间在风雪中摇曳的茅草棚里，忽然透出了一丝淡淡的光亮。尽管那光亮十分微弱，却给这沉沉的夜增添了无限的生机。

这间名为罗庄社办企业办公室的茅草棚，同时又是两位社办企业负责人的卧室。

此刻躺在被窝里的社办企业党总支书记李桂祥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不是因为身子下的办公桌太凉太硬，也不是因为

棚子外的风雪切肤刺骨，而是因为他的胸中正燃烧着一团熊熊的烈火。他一骨碌爬起来，点亮了挂在棚顶上的那盏罩子灯。

李桂祥心事重重地坐在“床”上，身上紧紧裹着一床蓝底子白色碎花的旧被子。这副样子很象一个身披袈裟虔诚打坐的僧人。他透过用塑料薄膜绷起来的窗户，久久地凝视着那风雪弥漫的荒坡……

罗庄公社地处沂蒙山区，过去，她曾有过一部光荣的历史。这里的人民，为了革命的胜利曾洒下过多少热血，献出了多少好儿男啊！可是，被解放了的人民，却一直被一个“穷”字压得喘不过气来。曾记得，1972年罗庄划为公社时，全部家当竟然才拉了两地排车。这可怜的情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呵！公社老书记刘树桐不愧是个有识之士。1973年一上任就改了旧辙，从本地实际出发，在抓农业的同时，力主抓工副业。社办工厂挣扎着建起来了，可是，连年的亏损又严重地威胁着这棵冲破“左”的束缚破土而出的新苗。怎么办？怎么办？刘树桐急得心急火燎，就是找不到一个能力挽狂澜的人。就在这时，全公社最穷的朱陈三大队在一个小伙子的领导下，突然象发面馒头似的冒了尖。于是，老书记慧眼识人，硬是把这个小伙子提了起来，安排到公社社办企业办公室抓社办企业。这个小伙子就是李桂祥。

危机！严重的危机摆在这个有着一张被日光晒黑的脸孔的农村小伙子面前。多么严峻的考验呵！有人嘲笑，有人担心，就连举荐他的老书记刘树桐，也私下为这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捏着一把汗。然而，李桂祥初生牛犊不畏虎，一上台，就在公社党委分管企业的党委副书记李荣强的指挥下，大刀

阔斧地干了起来。

李桂祥在主持朱陈三大队工作之初，那个大队工值不到两角钱。他这个头脑聪敏的年轻人胸中燃烧着为人民谋福利的烈火，不怕被扣上“搞资本主义”的帽子，毅然地实施了“一手抓粮，一手抓钱”的主张，在朱陈三大队办起了砖瓦厂、陶瓷厂和林场。两年的时间，全大队的工值就提高到了二元八角，朱陈三大队一下子跃入了富裕大队的行列。那一段的实践，使他认识到办企业要瞅得准，上得快。企业是由人、物、钱三因素构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人。要使企业有活力，就得设法使人有活力。在主持罗庄公社社办企业办公室工作后，他认为只要领导带头拚命干，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就会使罗庄几家社办企业摘掉亏损的帽子。当时，他基于这种简单和直线式的认识，几乎每天都泡在工地，滚在车间。但是，虽然他付出了比在田野里还要多的汗水，却没有获得金色的收获：原来亏损的几家企业仍然没有扭亏为盈，原来稍有盈利的企业仍然面临着赔本的危险。

精明过人的李桂祥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罗庄的企业怎样才能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呢？”这些天来，他食不安，寝不宁，一直在苦苦地思索着，思索着……

“桂祥，天不早了，快睡吧！”与他同棚而居的李荣强翻了个身，一下子把李桂祥从沉思中拉了回来。李荣强是和桂祥在一个村长大的，别看他只比桂祥大一岁，却很老练。他读过高中，还博览群书，爱动脑筋，思考问题总是比别人高出一筹。这过早成熟的气质显得和他的实际年龄很不相称。老书记刘树桐把他同敢闯敢干而又十分机敏的李桂祥安排在一起，可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了。李桂祥望着这个

儿时的光腚伙伴，不由得心中一动：荣强下午刚从外地出发回来，我怎么没想起来同他合计合计呢？于是，他一脚踹醒了又呼呼睡去的李荣强，把满腹的心事一古脑儿向他倒了出来。

李荣强慢吞吞地揉着惺忪的睡眼，并不马上回答桂祥急切的询问，他拨亮了油灯后，说：“上面的大杠杠咱们管不了，但在罗庄这个小范围内，还是咱们说了算的。”李荣强说完从枕头下拽出一本深蓝色的硬底书递了过来。啊！一本外国企业管理资料。桂祥明白了，荣强也早就在为改变社办企业落后面貌一事动脑子了。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书的封面，立即被扉页上的一个大“△”后面的一行字吸引住了：

“只有既懂管理，又懂技术，还必须善于经营的人才配做企业的领导。这是日本松下电器公司之所以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

看那清秀的笔迹，无疑是出于李荣强之手。“好！有门儿。”李桂祥看罢，一下子茅塞顿开。罗庄的几家企业为什么老是亏损，问题的症结不正在于此吗？汽车队的头头如果是个内行，哪个敢借故“车出了毛病”而蹲在家里泡蘑菇？哪个又敢谎称零件坏了而滥支经费？建材厂的领导如果懂得经营管理，工艺流程，怎么能使产品有着高得惊人的成本呢？又怎么会让那些质量低劣的产品过关呢？……这些办企业的领导同志大都是从各生产大队抽调来的，他们大多数敦厚、老实、肯干，是忠心耿耿的好同志，可他们文化水平太低，没有管理企业的才能。还有一部分领导同志是近几年来靠搞运动提上来的“政治型”干部，他们靠老一套就更抓不好经济工作了。他思忖：“这些弊端是过去‘左’的路线

和政策造成的。只要解放思想，敢于突破禁区，定会开拓出新的局面。”李桂祥想到这里，不由得从“床”上跳了起来说：“对呀，要想彻底扭转罗庄企业亏损的局面，非来点松下精神，请明白人当家不可。日本人能搞出一个闻名世界的松下，我们怎么就不能在罗庄搞一个中国的‘松下’呢？”

“是呵，不能再象过去那样闷着头干了，我们应多动动脑筋，不单单做一个实干家，更主要的还要做一个有经济头脑的企业家。”李荣强轻声说。

李荣强和李桂祥虽然性格迥异，可都是立说立行的人。他们当即起身，拟定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就这样，一项振兴罗庄社办企业的决策便在这间茅草棚里产生了。

他们用全力抓住了青春

“喇！喇！”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在吃力地扫着矿务局门前的大街。这位年近花甲的人，就是临沂罗庄矿务局的工程师老陈。他在“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直到1978年春天，还没得到平反。李桂祥的父亲是老矿工，和老陈工程师有故交，因此，李桂祥认识这位有满肚子学问的工程师。现在李桂祥正要找他了解罗庄地下资源情况，见他仍在扫大街，不由心一动，忙走到他的面前。李桂祥的两只热情的大眼里闪放出敬重和怜惜的光芒。他一把夺下老陈手中的扫帚说：“陈工，我来扫！”

老陈几年来充耳都是“老牛”、“老反革命”等称呼，那个“陈工”的美称连他自己也淡忘了。现在听到这亲热的称呼，他诧异起来，暗思忖：“这年轻人是叫我吗？”他

神经紧张起来，忙去夺回扫帚，嘴唇哆嗦着说：

“别叫我陈工，我是反革命！”

“啥反革命，乱弹琴。你是有名的地质专家，为国家找到那么多的煤，俺这儿哪块石头你不熟？”李桂祥向老人敬上一支烟，亲切地笑着说。

一股春风，一缕阳光落入老人冰冷的胸怀。这是几年来他听到的最真挚的话。他那颗麻痹了的心仿佛一时充满了血液，又重新有力地跳动了。但他扫一眼矿务局革委会的牌子，生怕被人看见了，就恭敬地向李桂祥鞠了一躬，示意李桂祥走开。李桂祥连忙把他扶住，说：

“您老不是折我的阳寿吗？”

晚上，李桂祥走进了罗庄矿务局的宿舍院，推开了陈工紧闭的门。进门他先给老人恭敬地鞠了一躬，说：

“陈工，我来拜你当老师，请您给我讲讲咱这儿地下资源的情况。”

陈工弄明李桂祥的身分后，沉吟一下，思忖：“难得呀，现在居然还有人热心搞事业！”

“陈工，我父亲、大爷都跟您打过矿井，他们都佩服你的学识。陈工，帮我们一把，给指点指点。”

“老屯煤矿扔得可惜，还有二十年的开采价值，你们可以搞。还有，罗庄岭有铝钒土，也有开采的价值。”他说到这里，大概想到要承担责任，所以又补充说：“我老了，脑子也不清楚，你调查一下，到省煤炭局找那份当年的勘探资料看看，自己定吧！”

李桂祥欣喜地跑回窝棚里，把陈工提供的信息告诉了荣强后，说：

“我思谋再三，咱要上工业项目，没有资金、没有能源不行，要是搞了煤和铝钒土这两个矿，就有本钱钱了！”

“你真决心搞中国的‘松下’了！”荣强和他开玩笑。

桂祥猛地吸了两口烟，皱紧双眉说：

“前天父亲病重，我回家看了一趟，正碰上我爱人洪珍端着鸡蛋去卖，换钱给爹治病。我伤心透了，农民过着啥样穷日月！要我们这些党员干啥！我住在家里一夜没闭眼，想，得把吃奶的劲都使上，快把社办工业搞好，拿出资金来支援农业！所以，我才找陈工了解地下资源。”

“说的是，前几天我到连泉大队发动春种，磨破嘴皮，社员也不使劲。一了解，一个工只值八分钱，苦干一天的活，多吃一斤饭，等于倒贴一角钱！你和我想到一块了，咱们得快马加鞭！‘四人帮’倒了，咱们再干不出名堂来，对不住党的培养呀！”荣强痛心疾首地说。

“我明天就去济南！”桂祥说。

桂祥走了。

不几天，李桂祥风尘仆仆地从省城回来了。他向荣强汇报说：

“怕花住宿费，在济南车站住了两夜，白天到省煤炭局找人，好话说了两抬筐，人家才把资料找出来。你看，我抄下的这份资料。陈工说得对，老屯煤矿确有开采价值。刚才我又到罗庄矿务局，找了几位当年建这个矿的矿长，他们说，井下水多，需要两台机子抽才行。又说，你们要开这个矿，一定要请黄金发。”

“黄金发？”荣强边看资料，边问。

“对，他原来是罗庄矿务局的安全处长，退休在家。他

有几十年的开矿经验，懂安全，他要出山，这矿就能开成。”桂祥介绍说。

“好，你就去请他，咱们上这个煤矿和铝矾土矿，手里有几十万资金，再上新办企业就好办了。”李荣强握着朝气蓬勃的李桂祥的手说。

黄金发住在离罗庄四里远的湖西崖村。李桂祥接连两次去黄金发家，都没能请动这位老矿工。黄金发说：

“我搞了三十多年煤矿安全工作，没出事故，平安过来了，现在再不想担那份风险了。”

李桂祥并不死心，一天，他又去湖西崖村找黄金发。这天，东北风怒吼，密密的雨珠飘洒下来。荣强叫住他，让他等天晴后再去，李桂祥求将心切，冒雨骑上自行车。哪知雨越下越大，温度骤然降到零下一度。李桂祥全身淋湿了。当他进了黄金发的门时，嘴唇已冻青了，身上直打哆嗦。黄金发忙找衣服给他换上，说：

“你咋这么心急，不怕淋出病来吗？”

李桂祥诚恳地说：

“黄大叔，咱社的社员经济上不能翻身，我心里难受极了。我和荣强打算把社办企业搞好，让它年年翻番，三年产值突破千万元大关，五年达到三千万元。镇办企业壮大起来，一年能拿几百万元支援农业，全社的面貌就会有变化，社员也就不用过苦日子了。”

“哟，你们想的倒长远呀！”黄金发被这年轻人的热情打动了，称赞地说。

“所以，我们迫切需要您出山，只要老屯煤矿和铝矾土矿一上，我们下几步棋就好走了，求您老拉我们一把！”李